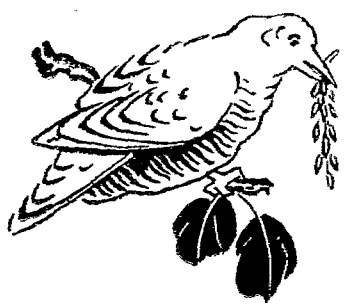


82
27712

布谷鳥

包白痕著



三聯書店贈

沙鷗足收存
丁方ハナナ

詩方向叢書



37

712.9
222.0

詩 方 向 叢 書

布 谷 鳥

包白痕著



詩 方 向 社 出 版

1948

目 錄

枯舟.....	1
美人睡獅圖.....	2
佈告.....	3
這就是春天.....	4
播穀鳥.....	5
土地在流淚.....	7
鞋子.....	10
馬車.....	11
飢渴.....	12
斷了線的風箏.....	13
人生的經歷.....	15
譴責和辯護.....	19
生存競爭.....	20
不准種植.....	21
賣花婦.....	23
鏡.....	24
碑.....	25
方向.....	27
生活在那山坡.....	32
木炭車.....	35
黃土村的歷史.....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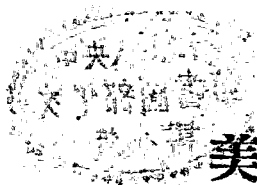
枯舟

你曾經欺起千萬人
兩地間彼此渴望的希求
在暴跳如雷的風浪中
跋涉過無盡的山和水

險灘張開貪婪的巨嘴
礁石伸出兇猛的爪牙
虎視着你一絲疏忽
把你吞下餓牢的肚里

長年投身於江河
你倔強的生涯
是一支悲壯的進行曲
永遠嚮亮在江河的邊沿

風雨摧毀你的青春
如今你跌倒在沙灘上
讓沙土埋沒你支離的白骨
讓流水帶走你一生的戀情



美人睡獅圖

你壽如蛇蝎

善良如羔羊

君侯爲你

丟掉錦綉河山

動刀兵

殺得民不聊生

傾國傾城

你有千鈞媚力

百獸之主

馴服在你的臂彎裏

你是具高熱的鎔爐

鐵石投向你化成流液

佈告

那城門口牆上
用紅硃筆勾過的佈告
扯去一張又貼上一張

照例是一紙罪狀
寫着罪犯的姓名和年籍
蓋上關防

被判決的罪人
大都是沒有飯吃的餓死鬼
活該槍斃

不須要什麼解釋
殺人就是殺人
法律就是法律

這就是春天

種子在地層下

裂開泥土

鑽出頭

戰士在火線上

撲過驚濤

流着血

詩人在黑夜里

磨禿了筆

到黎明

石工在山嶺間

鑿通懸崖

劈出路

哦

春天

這就是春天

播穀鳥

播穀鳥又叫了

它叫着

豐盛的田畝啊

讓收割與徵租

剩給你空虛的悲哀

播穀鳥又叫了

它叫着

在冬天裏凍裂了手脚的農夫

在冬天裏餓脫了毛的耕牛

在冬天裏生了鏽的犁耙

都出來啊

讓太陽把你們晒得紅紅的

讓泥土把你們磨得亮亮的

播穀鳥又叫了

它叫着

從深夜到白天

它叫一聲就流出一絲血

它的喉嚨叫啞了
它的血流枯了
它在農忙的辛勞中死去

播穀鳥又叫了
它叫着
在它的叫聲中
我明朗地聽到
農民們踏出茅舍的腳步
和
土地翻身的嚮動……

土地在流淚

寄生草

你想吃瓜果
但你卻懶得提一桶水
澆澆開裂的園地

你害怕寒冷
但你卻迷惑於夜色街頭
不敢去接近陽光

你需要生活
但你卻把生活的担子
壓在別人的身上

石獅子

我看見過
秋忙的農夫
繫一個稻草人
插在田埂上

藏虎麻雀
不敢來偷他的谷子

那些有錢的
富家貴族
將你雕刻成
沒有靈魂的木乃伊
安排在墓堂門首
顯示他們的高傲

鞭子的聲音

祖父留下一根鞭子
交給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在田野里做了一生

父親死了
他又把鞭子留給我
我却一個人
悄悄地流浪到遠方
在母親

盼望的歎息裏
我依稀地聽到
鞭子落下的聲音

土地在流淚

兩隻狗
搶一塊骨頭
舞着血腥的爪牙

沒有飯吃的窮人
餓花了眼睛
去撞牢獄的鐵門

貧苦的百姓
拉去做磚灰
肥沃大地的肚皮

又是荒年！
土地啊
在流着眼淚

鞋子

你生活在人的腳下
你被人踐踏着

人是上帝的奴隸
你是人的奴隸

造物者把幸福
建築在你的痛苦上

抵禦着荆棘尖石
你將生命磨滅於泥土

死也不離開路
路是你終生的戀人

馬 車

昨夜霜重
郊野的鬢髮蒼白了

馬車伏勒住韁
馬的鼻子像兩堵烟囱

客人嫌馬跑得慢
馬背上又腫起一塊了

鞭子
是最現實的教訓

不是不肯走
是因為負擔不起

飢 渴

饑渴

田地

乾燥得

皮膚拆裂

饑渴

農民

鞭着牛

走向田野

饑渴

工人

從清早

做到黑夜

饑渴

刀槍

露着牙

滿嘴鮮血

斷了線的風箏

多情的春風

又吹綠了麥苗

弟弟啊

我悼念着你

在母親的櫃子裏

我們偷偷地拿出一團線

到門前石子路上

放起我們的風箏

我們的風箏

放得比房子高了

放得比大樹高了

放得比山還要高呢

風箏使我們歡喜

風箏也使我們淘氣

當我們玩得忘去吃飯

我們就要挨罵了

母親罵我們是羸牛
她心痛我們的鞋子踢破了
她心痛我們的衣服攪髒了
她更心痛我們餓着肚子到處跑

算來有十五個年頭了
是我離開家鄉的第一個春天
弟弟啊
我們的風箏放在那裏呢

一年雖然有一度春風
但我却永遠見不到你了
弟弟啊
我們的風箏斷了線

人生的經歷

戰爭

沒有錢讀書

十幾歲

我就出門當了兵

相得

壓在我底肩上

眼淚

嚥在我底心里

幹了十幾年

當官的總是

開口命令

閉口也命令

從此我曉得了

吃誰的飯

就要服從誰的命令

丟下槍

我不躲

我知道

人民並不需要戰爭

一陣風

一陣風

我們的局長來了

他來給我們訓話

「你們要聽我的話

你們要跟着我走

我帶你們走上光明大道……」

「我知道你們辛苦

我決定加你們工錢

只要營業做得好……」

「我絕對不許那個

來剝削和剋扣你們

查出我要嚴辦……」

「可是你們要好生地幹
不能怠工
不能偷懶……」

一陣風
我們的局長去了
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

舊輪胎

上面發下來
三百多個舊輪胎
分給我們做鞋子穿

市場上
新輪胎要賣百多萬一個
我們的舊輪胎
賤價大拍賣

我們的隊長
召集我們去商量
說八萬元一只有人要

賣掉就賣掉
反正每人分不到多少錢
便宜就便宜一點

可是事情被出賣了
我們的隊長
私吞介紹費七百五十萬

消息報到老總那裏
老總大發脾氣
把隊長拉去關起

我們的隊長撤職了
我們可以多穿半雙鞋子了

譴責和辯護

一

那裏來的這麼多女人
這麼多下流的賤貨

幹這種無恥的皮肉生涯
真是禽獸不如

二

她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他們沒有法子去抵抗饑餓
她們更不是生來就是下賤的妓女
只是她們不能去剝削和剝奪別人的權利

她們的本身並不是什麼無恥
無恥的是這個吃人的殘忍的社會
她們的這種行爲並不是不如禽獸
不如禽獸的是禽獸有着比她們較好的生存環境

生存競爭

幾隻黃狗
搶一塊骨頭
窮兇極惡地在胃口上
扭做一團

狗原來也須要
生存競爭
有鋒厲的爪牙
然後才有豐富的食物

只是難爲了警士先生
摸不清它們的來歷
因爲這班打手
沒有一個帶着身份證

不准種植

春天

是播種的好季節

像待哺的小兒

張開饑餓的嘴

盼望着媽媽給她奶吃

農民

在眼巴巴的盼望着

田地里種起豐收的穀粒

可是不能

種高桿的農作物

長大了

叫匪徒隱藏在里面

乘機擾亂

炸鐵道

挖公路

隨時要出危險

爲防衛及保護
各軍政要點和
鐵道公路線的安全
命令
在附近十華里內
不准種植
包谷高粱
那些長腳桿的青紗帳

不是叫農民放棄土地
不是叫農民
把大豆高粱種在天空里
因爲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實在太可惡

而且不准種植
和不准吃飯
本來就是各不相干

賣花婦

提着籃子
踏着露水
你從破漏的茅屋
走進滿眼淚珠的花園

含苞的花
盛開的花
你攪抖着手
一枝一枝地剪下

背着孩子
挑着担子
你從黎明醒來的鄉村
把花送到還在沉睡的都市

花是你親手栽的
花也是你親手摘的
你靠花生活
你把花裝飾人家的生活

賣花人無暇享受花的香醇
買花人却嫌花凋零得太快了

鏡

眞
就是無瑕的美

美
不是奢華的裝飾

有你
我才懂得愛和憎

有你
我才理解了人生

碑

三個年青人
倒在這塊黑色的土地上
流出殷紅底血

是寒冷的冬天的黃昏
遍地捲起蔽眼的風砂
多少行路人
迷失了他的方向

不耐煩於黑暗的空息
一支親切而明朗的聲音
開始在呼喚
如一盆火
溫暖寒夜不寐的衆生

魔鬼是不放過好人的
它舉起手榴和榴彈
和那擦牙般的刺刀
從大門外打進來

從牆頭上打進來
犯什麼罪呢
年青人就被這樣地屠殺了
在寒冷的冬天的夜里
不準人民點亮一盞燈
也不準人民燃紅一盆火嗎

這樣的死是值得稱頌的
這是歷史的腳步
這是人與獸的搏鬥啊

碑
豎在黑色的土地上
碑
樹在大衆的心坎裏
碑
指示着人民的方向

方 向

不知道是什麼一個時候
我在荒蠻的原野上走着
心裏充滿了煩惱
我好像在尋找一件失落了的東西
真的，我是在試探着這麼一個方向的。

天，漸漸地黑下來
原野上籠罩着一片陰霾
沙土一陣陣從地面上捲起
鳥雀都急急地躲向它們的巢穴
預兆着暴風雨行將來臨

暴風雨終於展開翅膀撲來了
黑暗更加深沉了
原野佈滿死寂的氣氛
饑餓和寒冷到處在呼喘着
田地被沖毀；樹木被連根拔起。

暴風雨在不斷地施行着摧殘。

這是多麼淒慘的世界啊
我究竟在尋找着什麼呢
我這個野孩子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但是，我是在摸索着這麼一個方向的

翻過岩石累累的山崗
我的鞋子破得不能再穿了
我的衣服被扯裂了
我的腳趾被割開，流着血
我感到飢寒交迫的痛苦啊

我仍舊繼續地往前走
雖然我走得這麼慢
雖然我是如此的沒有力氣
但我却不願就這樣倒下來
我是在摸索着這麼一個方向的

不知道是什麼一個時候
我走到一堵橋邊了
這堵橋是這麼狹，只架着兩條木頭
是走過去呢，還是回頭走
我想着，我有點遲疑

走過小木橋
又走過一段谷地
我已看見一線陽光了
我的身子感到了驟然的溫暖
哦，我從沒有這樣高興過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呀
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我從來就像沒有到過的
那青蔥的森林
那安靜的村落

我向前走着
我已忘去寒冷和飢餓了
這裏的陽光是這樣和暖
這裏的天氣是這樣明朗
這裏的路邊開滿了鮮美的花果

我向前走着
怎麼沒有人來歡迎我呢
怎麼沒有人來招待我呢

他們不會來傷害我
他們不會來驅逐我

我向前走着
我已走進這個地方了
這裏的街道很清靜
這裏沒有拿着棍子站崗的警察
這裏沒有背着槍桿巡邏的士兵

這裏沒有乞丐和小偷
這裏沒有強盜和土匪
這裏的人民都有衣裳有房子住
這裏的人民都有飯吃有工作做
這裏的人民都生活得好

這裏沒有壓迫和侵佔
這裏沒有嚴權和拐騙
這裏沒有牢獄和拘留所
這裏沒有貪官污吏
這裏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這裏有工廠也有農場



但卻沒有地主和奴隸
這裏有學校也有遊藝場所
誰都有機會讀書和玩耍
這裏的人民男女都一樣快樂

這裏的人家不買賣使女
整天的打和罵
這裏的人家不把大門關起
屋內養一隻咬人的狼狗
不讓外面的生客進來

這是個什麼地方呢
陽光是這般溫暖
天氣是這般明朗
到處開滿了噴香的花朵
到處結滿了鮮美的果實

真有這麼一個方向的
只有一山之隔
只有一橋之隔
只有一谷之隔
只有一縣之隔啊

生活在那山坡

我們生活在這裏
已經有好幾年了

好幾年
我們都這樣
每天一早就開始工作
直到太陽落了山

生活就如此機械
而又平凡地繼續下去
我們吃着糙米飯
我們喝着青菜湯
可是我們是快樂的
馬達的悶響雖然煩燥
鐵錘的打擊雖然沉重
可是我們是快樂的

我們的生活是健康的
我們的工作是緊張的

我們不喜歡人家
舉起鞭子跟在我們後面
抽打與呼喝

我們生活在這裏
已經有好幾年了

好幾年
我們對着那山坡
那山坡呀
和我們是這樣親切

我們生活在山坡下
我們仰望那山坡

那山坡
經過幾千幾萬人的勞力
在荒草叢雜間
劈出一條新的公路來了
讓拖着黃泥尾巴的卡車
一輛接着一輛地馳過

那山坡
農夫肩着鋤頭
牧童趕着牛羊
浴着朝陽的光輝
哼起鄉村單調的歌

那山坡
小茅屋裏飄起淡淡的炊煙
老婦人餵着孩子
在寒風打抖中
用缺口的鐵刀
砍取柴根和枯草

那山坡啊
我們生活着
出太陽的日子也好
吹風雨的日子也好
我們工作和歌唱

我們是農民
我們是工人
我們是愛戀土地的老百姓

木炭車

在那山連着山的坡路上

木炭車

像一隻遲行的蝸牛

緩慢而又疲乏地爬着

爬着爬着

木炭車一路在喘氣

越爬越沒有力了

黑手黑臉的司機

流着滿頭大汗

拚命地搖着鼓風爐

三角木

像一根手杖

把車子的腳桿墊起

客人們是討厭木炭車的

這樣走一步歇一步

還不如牛車拖得快

花錢又受罪

那毒辣的煙火
那窒息的炭氣
都隨風
一齊向人們的身上撲來、

其實

木炭車原是沒有過錯的
只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外國人在外國吃牛肉吃鷄子
到中國來還是吃牛肉吃鷄子
可是你却不同了
你在外國喝慣了汽油
到中國來却喝酒糟喝炭氣
你 在外國喝慣了機油利車油
到中國來却喝菜油喝肥皂水
你 在外國走又寬又平的柏油路
到中國來却在七孔八洞的路上蹣跚

你的胃患消化不良症
你的肚腸塞滿了泥巴
你的皮膚破掉也沒有換
赤着腳走不動路

還要增加你的負擔
三噸的要裝四噸
四噸半的要裝五噸半
把你的骨頭都給壓碎了

木炭車

一輛一輛的都害上肺癆病
開車的司機
像從煤礦里鑽出來的黑鬼
那裏像一個人樣
而車子的老板呢
却天天喊着虧本賺不到錢
維持不下去

木炭車

真是受盡冤枉啊
挨客人的罵
挨司機的罵
挨老板的罵
壓死了
一點也不討好

木炭車啊

馱起超重的負擔

爬過這坡又爬那坡了

一坡比一坡高

一坡比一坡長

希望

還在天的那邊

木炭車啊

你雖然是人造的奴隸

但你卻投錯了地方

不是嗎

中國人非但貧窮

而且格外聰明

黃土村的歷史

這地方叫做黃土鄉

黃土灰到處飛揚

住在這裏的農民

勤儉樸實

和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

這地方原來很貧瘠也很安寧

滿山的坡地沒有茂盛的樹林

野草一年一度的青又黃

缺乏營養的泥土啊

給農民註定無法避免的饑荒

自從有了戰爭

戰爭給這地方帶來變更

就在這山坡坡下的田邊

就在這兩條公路的交會點

有人在這裏蓋起幾十幢房子

這幾十幢房子

我不曉得它應該叫什麼名字
就姑且叫它做黃土村罷
它是戰爭的設施
也是戰爭的遺留

在抗戰期間
黃土村曾經繁華過一度
那些做生意的商人
那些有錢的大老板
他們扭着心事到這裏來疏散

那八九個人拾不動的保險櫃
那擠得肚子發脹的大皮箱
他們帶來騷擾人的屯積
他們帶來消化不了的貯藏
他們把生命的安全寄託在黃土鄉

在這裏
曾經有過掃烟廠
有過接生的產婦醫院
有過賣零碎東西的小店子
也有過機關的辦公房

當警報拉超凄厲的噪音
城市裏的人們
慌慌忙忙地趕來躲飛機
他們躲藏在死人的墳堆裏
這地方是不安全中的安全區

這裏有過貪贓枉法
這裏有過營私舞弊
這裏有過偷搶的犯罪行爲
有些人在這裏破產
有些人在這裏發財

這裏有一個利害的胖子管理員
還有一個比他更利害更胖的婆娘
如果你同她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不事先送她一份禮
要想租間房子比登天還不容易

就是你在這裏住了下來
也得要時常賣她的賬
時常給她一點好處
否則你就不能動她一根竹子

勸她一顆樹秧

你要多點了一盞電燈
你要搬動了一下門板
她就和你夢哩呖拉地吵個不休
你要跟她反臉
看守的門警便是她最好的幫手

她的手段可真高明
租房子總有她附帶的條件
她要你給她的姪兒子
在你震盪裏掛個空名字
不做事情只等着拿薪水

在戰時哪
這裏時常有軍隊來往
有的到這地方歇腳
有的到這地方宿營
有的搭起帳幕在這地方住下來

他們吃着拌過砂子的軍米飯
他們喝着沒有鹽味的青菜湯

夜晚睡覺
用繩子拴起來
擁擠在發霉的稻草堆上

連解大便
也要受嚴格的訓練
規定時間
排隊到田野裏
管你撒不撒都一齊蹲下去

這些滿身爛着疥瘡的
餓病走不動路不給醫治的壯丁
一天要死十幾個人
用一口棺材抬來又抬去
把他們剝得光光的丟在山溝裏

這裏停過幾百輛汽車
那些沒有眼睛和鼻子的
那些沒有耳朵和牙齒的
那些沒有心肝和肺臟的
那些只剩下一副骨頭的鐵鐵架

但它們却有過它們走紅運的時期
它們曾經裝載過槍炮子彈
裝載過士兵騾馬
裝載過被服糧食和用具
也裝載過違禁品裝載過黃魚

它們在這條黃金路上呀
真是出過相當的風頭
橫衝直撞地來來去去
如今却像人們脚下的一雙破皮鞋
丟在路邊任憑風吹雨打太陽晒

戰爭結束
黃土村的青春也跟着消逝
那些畸形路樣
現在雖然不大看得見
但它又在向另一方面改變

戰後的黃土村啊
有錢的人不再來光顧了
藥院搬走煙窩關門
現在和它親近的人

只是那些榨不出油水的平民

好久沒有到那邊去了

在這段不太長的時間它又變了樣

聽說那個胖子管理員走了

住的人也都被擄掉了

慈善會在這裏開了一個孤兒院

孤兒救濟院

改建起堂皇的大門面

四週都打起了圍牆

那些長不出鮮豔顏色的花草

也枯萎着被關在圍牆內

一羣一羣的孤兒啊

他們穿着像泥巴一樣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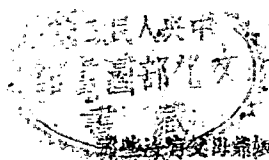
在村子外閒散着

有的在山脚下撿起一堆野火

有的拿着釣竿坐在河邊上

這的確是地方上的善舉

也是地方上的福氣



那些沒有父母靠山的孤兒

那些被丟掉的無人照管的私生子

他們像乞丐般被收容在這裏

別看他們的命運壞

別笑他們流着淚拖着鼻涕

沒有受過痛苦的人他不會理解幸福

他們在學習着生活。

他們每天在受着黃泥土的洗禮

我不知道

黃土村是感到驕傲還是悲苦

抗戰勝利了

接着又來打內仗

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

黃土村仍舊在繼續地變

它的生命還不會就此終結

雖然我底話只說到這裏

但是看清罷

看着它日後怎樣演變怎樣收場

$$\begin{array}{r} 712.9 \\ \hline 2720 \quad 37 \end{array}$$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
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
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50000

